

# 萧军全集

## 第五卷·小说

---

吴越春秋史话 上卷 / 1

吴越春秋史话 下卷 / 191



## 前 记

我对于本国殷周之交、春秋战国之交以至明清之交这几段历史转折期，有着特殊的兴趣，很早就想用一种文艺形式写一点什么，但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写成一部京剧《武王伐纣》，如今又写下这《吴越春秋史话》，至于“明清之交”是否还要写，或是用什么形式写，这是后话，且不谈它。

人之所以尊重历史，研究学习历史，由于它不独能够给我们以过去的知识和概念，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能从这些概念和知识的启示，有助于我们现在以至于将来的生活——少犯类似的错误，处理事物可以变得更明智些。

人之所以尊重艺术，不仅在于它能给我们以愉快和安慰，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它能提高人底美好的情操，坚强人底为善和追求真理的意志，深刻、扩大人底思想，洁净我们的灵魂，尽可能免得人性堕落于“畜生道”——好战和自私。

把历史故事和文艺形式结合起来，这对于爱历史和文艺的人全是有益的；既可以获得一些历史知识，也能够对于历史上某些人物作一种艺术形象上的欣赏，颇可收“一举二得”之功。

不过，真正的“历史”和以历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应该有所差别。前者不该自由“创造”，系属于较严格的科学一流。虽然一个历史学者可以有不同的治史方法、独自的认识、别出心裁的判断……但他们对于史料的来源和根据却必须要“昭昭有对”；而以历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，却可以无中生有，节外生枝，只要它不太有悖于历史的真实，如果还能够帮助读者对于真正历史得到较本质、较具体、较有益的知识 and 教育，我以为这样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多产生一些。

“不脱离于历史，不拘泥于历史。”是我写作历史文艺作品的方法和态度。《吴越春秋史话》就是根据自己这“原则”写出来的。



关于“吴楚之争”、“吴越之争”的史料文献并不多,再加上我读书有限,所知不广,根据的材料就不外是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东周列国志演义》,以至所能看到的一些近人研究的文字,如《吴越文化论丛》(吴越史地研究会编——一九三七年版)等类而已。其中主要还是以《吴越春秋》为蓝本。

本书虽然采取了章回小说式的小标题,这只是为了读者们检阅便利些,倒并非故作“民族形式”的招摇,因此它也算不得真正章回小说的规格。至于文字的运用上,在作者虽然极力要求得通俗、浅鲜、明白……而且尽可能口语化,但为了适合书中某些人物的身份,有时就难免要文言白话参用,因此就显得有些“夹生饭”的嫌疑。其中有一些歌词,作者虽然也做了几处意译,但有一些我却无法用现在的语言表达它,除开稍作调理外,只好任它的原样存在了。好则,如今学校里已经有了文言文,对于青年读者大致也可以看得明白。

不管对于本书历史观点上,材料取舍、人物处理上,以至艺术创作上的种种缺点、错误等,我很切望善心的读者能够给以坦率的指示和批判,所谓“君子爱人以德”是已。

萧 军

——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夜——记于  
北京“银锭桥西海北楼”寓所



## 目 录

## 上 卷

## 第一集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楚太子 辜恩丧命<br>伍子胥 逃郑投吴 .....   | 5  |
| 第二章 | 老渔父 慷慨渡亡人<br>浣纱女 施食活逋客 ..... | 10 |
| 第三章 | 伍员 吹箫乞吴市<br>专诸 仗义斗凶屠 .....   | 28 |
| 第四章 | 要离 智败椒丘訢<br>孙武 耕卧虎山 .....    | 36 |
| 第五章 | 设密谋 专诸陈大道<br>开华筵 一剑刺王僚 ..... | 52 |

## 第二集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兴土木 吴国大都城<br>造宝剑 夫妻双逃国 ..... | 68  |
| 第二章 | 愚钩师 贪金杀亲子<br>楚伯嚭 穷途投子胥 ..... | 84  |
| 第三章 | 要离 独臂刺庆忌 .....               | 97  |
| 第四章 | 孙武 试兵斩吴姬 .....               | 132 |
| 第五章 | 胜楚兵 吴王喜庆功<br>宴名园 娇娃怜武士 ..... | 143 |
| 第六章 | 入郢都 伍员痛鞭尸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    | 哭秦庭 申胥复故国 ..... | 164 |
| 第七章 | 落叶秋风 人亡景在       |     |
|     | 喜功爱战 阖闾丧生 ..... | 185 |

## 下 卷

### 第三集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招贤才 越王图治   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离故国 文种东行 .....      | 193 |
| 第二章 | 战夫椒 勾践败绩   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入吴国 忍辱为奴 .....      | 201 |
| 第三章 | 逞雄威 夫差殿前夸兵甲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囚石室 范蠡壁上辨血诗 .....   | 221 |
| 第四章 | 示忠心 勾践尝粪便  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归故国 越后赋悲歌 .....     | 234 |
| 第五章 | 尝胆卧薪 越国君臣图治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处心积虑 文种策献九谋 .....   | 247 |
| 第六章 | 献美女 西施郑旦含悲去吴国       |     |
|     | 宿驿馆 田和田平饮恨痛长别 ..... | 256 |

### 第四集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拒谏言 夫差借粮资敌国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爱剑女 越王断指斩痴情 .....   | 270 |
| 第二章 | 移花接木 子贡出使全鲁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顺水推舟 勾践助兵伐齐 .....   | 298 |
| 第三章 | 说梦境 冤杀公孙圣  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赐属镂 毕命伍子胥 .....     | 310 |
| 第四章 | 吴太子 巧谋谏父拙  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越勾践 初试伐吴锋 .....     | 322 |
| 第五章 | 三令五申 勾践誓师终灭吴国       |     |
|     | 土崩瓦解 夫差掩面愧死余杭 ..... | 332 |
| 第六章 | 烟波一棹 范蠡去越           |     |
|     | 鸟尽弓藏 文种亡身 .....     | 345 |

# 《吴越春秋史话》

## 人 物 表

|      |       |   |
|------|-------|---|
| 吴王阖闾 | 孙     | 武 |
| 吴王夫差 | 子     | 产 |
| 越王勾践 | 子     | 贡 |
| 伍子胥  | 西     | 施 |
| 范蠡   | 郑     | 旦 |
| 伯嚭   | 田     | 和 |
| 文种   | 田     | 平 |
|      | 剑     | 女 |
| 专诸   |       |   |
| 要离   | 诸子    | 鱼 |
| 越后   | 吴王女滕玉 |   |
| 渔父   | 椒丘    | 沂 |
| 浣纱女  | 钩     | 师 |
| 庆忌   | 被     | 离 |
| 申包胥  | 公孙    | 圣 |
| 计倪   | 渔父    | 子 |
| 干将   | 吴太子友  |   |
| 莫邪   | 夫     | 概 |

# 吴越春秋史话

(上卷)



## 第一集

# 第一章

### 楚太子 辜恩丧命 伍子胥 逃郑投吴

伍子胥逃出了楚国，因为知道平王的太子半（音米）建在宋国，他也就来到了宋国。偏巧这时期宋国正闹内乱——宋国的国主宋元公（名佐）对于国人很无信用，宋国的公族华氏一姓，正和宋国的百姓要杀掉他——伍子胥和半建觉得住在宋国很危险，就又一同到了郑国。郑国对于他们表现得是很友谊的，招待得也很好。可是这半建是一个忘恩负义眼光短浅的人。他又从郑国启程去访问晋国——那时晋国正计划着要吞并郑国——正巧半建来了，晋国就利用了这个人的弱点和他说，如果他能够为晋国做内应，合着把郑国占领了，就可以立他做这块土地上的领主。因为晋国知道郑国很同情半建，也很信任他，不会疑心。半建竟答应了这条件，他回到郑国就和伍子胥商议。但是，伍子胥反对半建这种不顾信义、愚蠢的冒险主义，就对半建说：

“这件事做不得的。不独要失败，万一消息走漏了，我们君臣连性命全要不保。在道义上说，这算什么行为呢？人家郑国君臣肯于收留我们这逃亡的人，并且待之以宾客之礼，我们反过来勾通晋国，阴谋夺取别人的国家，就是侥幸成功了，我们有什么面目在诸侯之间存在呢？何况晋国也决不会就让你当郑国的领主，也许借了一个‘不义’的罪名，首先把我们杀了——他们会干得出的——而且郑国子产这样贤明的人执政，他在诸侯之间和郑国的百姓之间，威望全很高，他决不会让这种阴谋能够成功。您赶紧放弃这个梦想吧！”

半建被伍子胥这么一说，也有些动摇、骇怕了，可是他还是不甘心





放弃这计划，辩解着说：

“可是我己答应晋国了啊，这不是失信吗？晋国是大国呀，那是不能得罪的。”

“一个人不做不义的事，怎能算失‘信’呢？”伍子胥反驳着聃建说，“你答应了不做，并不能就算有罪；如果做了，倒是失信、不义于郑国，那才有罪。将来我们还怎样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和诸侯们的信任呢？晋国现在看起来虽然是个大国，他们内政却是混乱得很，危机很大；郑国虽小，看起来各方面要比晋国强得多。国家的强弱是不能单凭大小来下断论的。”

“让我再想一想吧！——做，还是不做？……”聃建和伍子胥这样说完，就进入自己的内室去了。伍子胥看出来这个人是不肯放弃这一计划的，从那最后冷冷的脸色和那犹豫的眼光来判断，似乎对自己也有了厌恶的表情。伍子胥走出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同时他想到，如果聃建只要一实行这阴谋，祸害一定就要到来。他既不能够防止聃建这愚蠢的企图，又不能够向郑国君臣去告密……该怎么办呢？他在思想上陷入了一种复杂的矛盾和混乱之中。原来他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聃建的身上，以为这还是个可以有些作为的人，比他的老子平王总要好一些吧。如今他发觉到这原来却是个卑鄙下贱、无信无义、眼光短浅的东西，即使这人将来回到楚国，承继了王位，也不会比他的老子更好一些。也许还要更坏……这样，楚国的百姓，楚国的前途就真的有些不堪设想了；他自己的冤仇，以及对楚国的抱负，也就成了泡影！想到这里，不觉得竟流下了泪来。他很为父亲伍奢惋惜，觉得这老人，竟为了保护这样一个人，为了这样一个人争取承继王位，而被费无忌所嫉妒，被平王所杀害，真是太不值得了。因此他就决定趁着聃建的阴谋还没被郑国发现以前，赶紧离开这里，另去别国吧。和这样一个无义的人在一起决不会有好结果，为他而毁了自己的名声，丧了性命，是不值得的。

伍子胥回到了自己住的地方以后，就秘密地准备了一些逃亡的衣、鞋和干粮之类等待离开郑国的机会。

聃建果然没有放弃他的计划，他开始把自己由楚国带出来的一些珠宝财物贿赂了郑定公的左右，也收买了一些郑国的奸人，同时和晋国暗通消息，约定了里应外合起事的日期。他自以为做得很机密，很巧妙，相信成功是没有问题了。但他却愤恨起伍子胥的迂腐，不肯帮助他成全大事，他决定如果他成了郑国的领主，一定要好好羞辱这家



伙一场，而后就把他杀了，好解消这愤恨。

想不到这消息竟渐渐透露到郑定公的耳朵里来。起始郑定公还不肯十分相信，想到天下不会竟有这样狼心狗肺、毫不顾信义的人，但也不能不疑心，因为从本国的历史，从当时的其他国家的历史来看，类似这样的故事就很多。像本国先人郑庄公时期，公子段要夺政权兄弟相杀的故事，齐国的齐桓公兄弟相杀的故事，另外一些臣杀君、子杀父……的故事，实在太多了。何况这聃建本是楚国人，相交又不久，相知也不深……为了他自己的地位这样的事是可能干得出来的。更何况晋国要吞并郑国的打算也不是一天了，楚国侵略郑国也不是一次了，这是不能不早做准备的。因为郑国是个中等的国家，全没有晋国和楚国大，这两个国家也一直想把郑国吞为己有，扩展他们的势力，以达到他们称霸诸侯，领袖天下的野心。更是楚国，早就有取周天子而代之的打算了。这时期郑国亏得公子子产当了相国，他一方面极力革新郑国的内政，另一方面在外交上也尽力利用了各国之间的矛盾，郑国才能够比较安定地保全在这些大国的中间。如今他——郑定公——听到这消息，马上就找子产和一些较重要的大臣们来商量这件事。子产说：

“这件事是有可能的。因为近来从晋国得到的消息很不好，他们确是要对我们不利，加上近来有一些可疑的晋国人，也常常到聃建那里去，我们为了诸侯之间的礼貌，当然不好公开阻止他们来往，但是我已经派人注意了这件事。还有聃建这个人，看起来也不很正派。不过他究竟是楚国合法的世子，虽然一时不能返国，我们还不能够错待他，除非有了真凭实据，那时候罪状彰明，杀死他，我们在诸侯之间和我国的百姓面前也有个交待。我们凡事必须做到名正言顺，首先要占到个‘理’字……因此，我们提防要提防，侦察要侦察，但不能够轻举妄动，免得做错了事，损失我们国家的信誉。”

这次会议过了不久，就有两个郑定公的武士因为分贿不均，到郑定公那里自首了，并且交出了聃建所给予他们的贿物。郑定公和子产他们计议了一下，于是一面调查其他的奸党，一面派人去请聃建来吃酒——地方是在一处郑定公自用的大花园里边，很隐秘——酒吃过了几杯，郑定公问聃建说：

“世子殿下，自从您到了我们郑国，有什么侍奉不周的地方吗？”

“一切很好，真是感激不尽！将来上天保佑我得回楚国，一定要好好报答您的盛情和郑国臣民们的好意的！”聃建装作感激和谦卑的样



子说着站起来离开了座位，向郑定公躬身下去，准备下拜，这时候他陡然发觉郑定公的神情和脸色变了。这定公年岁虽然很轻，却显得很庄重威严，这使半建不禁寒颤了一下，心脏马上狂跳起来，周身失却了力量，虽然勉强镇定着，但是眼光再也不敢抬起来去和座上的郑定公的眼光去接触。忽然嘭——的一声一只酒盏摔到他的脚前来，两廊上陡然拥出来两队剑光闪闪的武士，一些大臣们也出现了。郑定公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指着半建斥骂着说：

“想不到，你竟是这样一个面狼心的下贱东西！我们郑国收留你，把你当做贵宾来看待，你却恩将仇报，勾结晋国，要谋害我的性命！吞灭我们郑国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这是没有的事！”半建还勉强要狡辩，可是一阵冷汗已经从他的头脸和背脊上流下来了，“请您不要听信流言！”

“我们是从来不相信流言的。——把证据给他摆出来！”

一霎时有一批人被绑着押到半建的面前来了。同时在一张条案上摆满了金珠宝物。那些被绑着的人有的是半建见过面的，有的不认识，其中有一个和他联络的晋国的使臣也在里面。那些珠宝全是他自己的，当然是认识了。

“你赶快招认了吧！”被绑的人们之中，一个身材高大，满脸黑胡子，眼睛赤红的武士向他大喊着，“我们一时糊涂，贪图了你的贿赂，竟想谋杀我们的国主，叛逆我们的郑国，如今我们的命就要没了，你还不认账，我真想一口咬死你这个浑蛋东西！”那个人竟冷不防闯到半建的面前，一脚踢倒了他。亏得旁边押解的武士拦开了，才不致挨到第二脚。其他被绑的人们也一齐大喊起来……郑定公挥了一下手，这些犯人们才又被押解下去。只是那晋国的使臣还被绑在一边。

“按照我们郑国的法律，对于这样危害我们国家的无义分子，应该怎样处置？”郑定公问着相国子产。

“应该立即处死！”子产拱手回答。

“对于晋国派来的间谍呢？”

“可以留下他的活命，我们要用他作对证，将来要去责问晋国。”子产回答。

“好。”郑定公刷——的一声掣出身边的佩剑来，叮——的一声砍在了面前的桌子上，命令着：

“就在我的面前，把这无义的人立地处斩！”

“我是楚国的太子，你们敢把我处斩吗？”半建这时候早已由两个



身强力大的武士夹在了中间，他的帽子已被打落到地上，头发散乱地披满头脸。

“别说你是个流亡的世子，”郑定公冷笑了一下说，“就是你们楚国的君主，他如果敢来侵害我们郑国，拿住他，也要处死！”

郑定公说完，把手一挥，脸转向里面，武士们挟起了聿建，走出殿门，下了台阶，不到几步远，由一个武士一剑就刺进了他的胸窝，接着一个执斧的武士就斩下了聿建的脑袋……

郑国君臣杀了聿建，就去搜寻伍子胥，可是伍子胥已经逃出了郑国的都城，只好派出兵车四处去追赶……



## 第二章

### 老渔父 慷慨渡亡人 浣纱女 施食活逋客

当伍子胥看透了楚太子聃建的为人,知道了这人并没听取自己的劝谏放弃和晋国图谋郑国的阴谋,他知道在郑国再也不能住下去了。住下去不独危险,而且对于自己回楚国报父兄的仇恨,郑国也不会对他再有多大帮助。因为郑国,在晋楚两个大国中间,也只是借用了子产的一些政治上的智巧,勉强使自己能够独立地生存下来的小国罢了,前途并无多大发展。而且,子产这人又非常老成持重,不肯轻易冒险,如果对于郑国不是十分有利的事,他是决不肯干的。同时,郑国军事力量和货财的积蓄也非常有限,那除非联结晋国。但晋国虽大,却是外强中干,而且内部的政争很复杂,也很激烈,所谓的晋国君主并无实权。像这样内部政治不统一的国家,是决不能够战胜外敌的。并且,那晋国看趋势已经由老大而走向分崩的途径了,这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。晋国不可去,不可望;郑国也不可望,而且已不可留!……到哪里去呢?秦国虽然很强盛,但它和楚国没什么太大的直接利害冲突,并且秦这个国家功利性极强,而又猜疑嗜杀,投到那里去也是不适宜的。至于齐国、鲁国……以至其他的小国,更无希望。他最后只有去吴国或越国了,这虽然是两个新兴的国家,但有前途。不过越国是和楚国很密切的,他不能去;吴国和楚国却是敌国,又常常互有征伐……他最后决定去吴国了。可是他又不忍把聃建独留在郑国,眼见他陷入危险,送掉性命,这人究竟是楚国人啊,而且又是他父亲所当过师傅的太子,因此他迟疑不决,去也不是,留也不得,深深被矛盾和痛苦折磨着。他这样一天天准备出走,又一天天延留着,也一天天恐惧着危险的发生。这中间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去见聃建,企图说服他,放弃



这个阴谋，一同去吴国。可是那聿建，不独不听他的劝告，反倒冷言热语讥讽他，说伍子胥无胆量，无气魄，不配做他老子伍奢的儿子等等。伍子胥说：“我是有勇气、有胆量为善、为义的，却没勇气、没胆量为恶、为不义的。你这是为恶、为不义，是一种阴人的勇气，小人匹夫的勇气，小人匹夫的胆量，正是一种怯懦、软弱、卑琐的人干的。我是不屑于用勇气、用胆量干这类可耻的事情的……”由于两个人越来越冲突得厉害，最后聿建竟侮辱伍子胥说：“你去讲‘义’罢，你可以把我的事情向郑定公那娃娃去说罢，他一定会为了你的功劳，重用你的，从此你就可以不必算为楚国的人了，在郑国做官罢。”

后来，伍子胥虽然仍去找过聿建两次，希望最后能够制止他这种狂妄的企图，可是聿建再也不见他了，伍子胥到这时才算绝了望，也就决心离开郑国。

在聿建被杀的头几天，伍子胥感觉到宾馆的人对他的气氛有些不同，不过他平时对人还很和气，还没显出什么大差来。早在若干天前，伍子胥就假借出城射猎为名，想把各处路径熟一熟。起始还有一些人陪伴他，他慢慢设法把一些人辞开了，就常常一个人带了弓箭和剑出去。常了，人们也就不以为意，他就偷偷地把预备好的布衣和麻鞋带到外面一处林子里埋藏起来，准备万一。在聿建被杀的头天夜里，一个在馆中服役的楚国人，平常和伍子胥很接近，悄悄地告诉了他这消息，并劝他赶紧逃走。伍子胥就推说要到相国子产那里去议论事情，挂上了剑，从一处城墙较低的地方爬出了城，到埋藏衣服的树林子里，换好了衣服，把脱下来的衣服又埋在了原地方，接着把一封给郑定公和子产早就写好的信绑在了一棵树上——他知道郑国人会到这地方来搜查的——而后选取了一条不能够通战车的小路逃走了。那信中的言语，大致是说，他很感激郑国君臣对他的收留和款待，将来他有一天得志，必要回报他们。同时也说明他对于楚太子聿建的阴谋一直是不同意的，聿建如果得罪了郑国，郑国如何治罪他，他也不敢有所是非，只希望郑国能够宽大一些，他也就感激了。最后说，希望郑国对于他的走去，也不必追赶了罢。

第二天，子产发现了这信，果然不再派人追赶。

伍子胥拼出了自己所有的力气，走了一夜和多半天，一直是捡着人家稀少、荒僻的小路在前进，大体的方向是向东南的陈国边境走。饿了就把随身带的一点肉干嚼一些，渴了就在山泉里喝一顿，实在太疲乏了，就躲进树林里或什么隐蔽的地方打一个盹，醒来再走。一夜



的光景，脚下的麻鞋已经烂了，绊绳也断了，他就把剑柄上的绦绳解下来捆好了它们；身上的麻布长衫也被挂得七零八落，犹如脱落的鸟羽毛一般。

出了一处谷口，眼前是一片荒荒冷冷的黄土河滩，在二三里远近的地方正有一条很宽的大河东西地横在了前面。那河水却显得很平静，犹如一片银白色的大冰块似的，看不到一点波澜。河那岸却有着—长列的绿黑黑的树木，渺渺茫茫又似乎有一些淡蓝色的烟柱轻轻在空中飘荡着；河这岸除开一些已经开了花的芦苇和几棵孤零零弯弯曲曲的老树，再就是几只水鸟盘盘旋旋飞上飞下，除此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。附近是既无村落，也没有人家……天空是深蓝明净的，有几朵白云，似动不动地悬在那里，太阳已经偏向了西天，快接近了黄昏。

陡然，一阵风不知从什么地方吹过来，卷起了一阵尘沙，竟打迷了伍子胥的眼睛。同时这风还挟着一股深秋的凉意，使他起了两个寒噤。

来到了河岸边，伍子胥发现那水也还是流得很急，翻卷着黄色的泥沙，岸头上还常常有土块颓落下去……

一些水鸟看见有人来，就远远地飞了开去。

看不到一只渡船——这使伍子胥感到不安起来了。如果这时候郑国的追兵沿着河边赶来，他身边又无弓箭，就毫无抵抗的能力，逃也无处可逃，隐也无处可隐，只有束手被擒，或者拔剑自刎，此外别无办法。一种绝望的感情使他再不能克制自己，一股辛酸的眼泪涌上了眼睛，不禁仰天叹息，竟自言自语起来：

“天啊！难道说我伍员真的就到了绝地了么？我一个人死了倒不要紧，可怜我那父亲、哥哥也就白白地被那昏王和谗臣费无忌杀害了么？楚国真的就任着这昏王和谗臣断送了么？我那母亲、妻子和一岁不足的孩子也就白白送命了么？天啊！……天！”

伍子胥竟跪倒下来，两只手合扣在胸前，两眼直直地望向那深深的无穷无尽湛蓝色的天空，任着那眼泪沿了脸颊和胡须源源地向胸前，滴到手背上；也任着那一阵阵混着细砂的晚风吹摆着衣襟，他竟想到与其让郑国捉回去，不明不白冤冤枉枉蒙着不义的恶名被杀了，或者是毫无把握地漂流各国，还莫如就在这时候投水一死了罢，人一死了，就什么悲愁痛苦全没有了！——一只灰白色长颈的大水鸟竟在他前面猛地投进了水面，接着又倏地飞起来，向远方急急地飞去了。在这鸟将飞起来时，伍子胥分明看到有一条还在扭动着的鱼儿被咬在那



尖尖的鸟嘴中间……这时候忽然隐隐约约有什么人歌唱的声音送进他的耳朵里来，这音调似乎是楚国人的声音。

在约有半里路以外，沿着河北岸苇林附近，正有两只小船一前一后的逆着水流向上在划行。前面使着双棹的似乎是个很高的老年人，后面的人却看不十分分明。虽然这是逆水，两只船却全划得很快，尤其是前面的一只……

“打鱼的老人家，请你把船摆过来，把我渡过河去罢。”当那老人的船快接近岸边来，伍子胥一面招扬着手大声呼叫着，一面走近岸边来。可是那老人似乎没听到他呼喊的声音，也没注意到他的存在，嘴里仍然是唔唔啊啊地唱着歌。伍子胥以为那个老渔人是聋子，他又呼喊了一回。这一次那老人才向他这面望了一眼，同时也回头看了一下那后面的船，后面的船不知为什么靠岸停下来了，那划船的人在低头整理什么。这时候他们距离只有几丈远了，伍子胥看清楚，那老人确实很高大，差不多和自己相等，也许还要高大些。伍子胥在一般人中间已经算特别高大的人了——身長八尺——而那老人和那船比起来竟有一点不相称，那两支桨板也特别长大而宽阔，不怪这船划起来竟是那样轻快。

奇怪得很，那老人看过了伍子胥，不但没把船靠岸，反倒划向了河心，同时什么也没说。这使伍子胥有些愤怒了。如果他身边有弓箭，他也许射这老人一箭，但他知道这时候发脾气是毫无用处的。只好顺着岸边跟随着，再一次请求着：

“我是一个行路的，这里没有渡船，请你行个方便把我渡过去罢，我必定重重酬谢你！……”

那老人却连头也不再转一转，依然划船前进；不过，这一次却没有早先那样划得快。那老人身背后背的一顶大箬笠，也是特别宽大，犹如一面大盾牌，随着身体轻轻在掀动着。老人又忽然唱起歌来：

郑国的法律啊！  
是有金的明文！  
谁要是私渡行人啊！  
就要受君之刑！

停顿了一下，老人接着又唱：

听你的口音啊，  
是我们楚国的乡亲，





你要得渡啊！

请待我乎月之上升芦埼之滨……

那老人微微把头侧向岸边，用一只手轻轻向前面一指，就很快地把船划开去了。这时候后面那只船也划了上来，伍子胥已经领悟了那老人歌中的辞意，折转身又奔原来的方向走回去，一直到那两只船被芦苇遮得看不见了，他才又折转回来，沿着河边，按着那老人所指的方向走了下去……这时候的太阳已快落向天西，水面上被太阳反照得一片闪闪金光，这景色虽是这样壮美，但在伍子胥却没有心情看这些了。

前边，果然有一块耸立在水边的大礁石，远远望去，犹如一只蹲伏着的巨大的怪兽，它的旁边生长的芦苇也特别多，特别茂盛，有的标挺得竟如一根根森立着的戈矛。伍子胥来到这礁石边，太阳已经完全沉落了，不久的工夫一颗圆大的、光色还有些浑浊的月亮，已经从天东升出来了，这时候水面上却亮起了一片闪闪的银光……

伍子胥奔走了一日一夜，到这时实在疲乏不堪。他捡了大礁石旁边一片有芦苇遮蔽、较干的土地上坐下来，马上一困倦就征服了他。他不觉不由地就躺下来，也不觉不由地就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一合眼就梦到了他又身在楚国家中，忽然楚平王带来了大批人马来捉拿他。那平王的兵车上两根矛头上正悬着他父亲和哥哥血淋淋的两颗脑袋，他正要开弓去射那平王，陡然那弓嗒的一声折断了，这一惊竟使他醒转来，他急忙跳起了身子掣出了佩剑，向四周看了一转，他才明白了这是在什么地方。

月亮已经升起来有几丈高，四周是白茫茫的一片，除开远远的有几声狗叫和一些枭鸟偶尔的尖声嘎叫以外，再就是那河水唧唧嗒嗒击打着石块的响动。偶尔一阵微风吹过，那些苇叶嗦嗦刷刷地也要响一阵。此外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

一队雁群哀哀地吟鸣着掠过天空飞向南方去了……

一阵饥饿、干渴和有些寒凉又开始攻击着伍子胥。他把最后的几条肉干嚼着吃了，也不管一切地把那苇根底下的积水用手捧着喝了几口。——但这时候还不见那渔人到来的踪影，这使他又起了疑心：是不是老人骗了他，或者认出他是什么人到郑国官府去报信好来捉拿他？……因为他这时正如俗语所说的：惊弓的鸟，漏网的鱼，丧家的狗……什么全怕，什么全吃惊，什么全怀疑，什么人全不敢十分相信了